

读过一本书，作者丧偶若干年，她不再直接写缅怀文，也许为了避让疼痛，她小心地回避着某些明示死亡的字眼，在生活也拒绝谈论，她不想把爱人的死，降为一个日常性的事情。但是，她关注各种死亡的话题，解读那些悼念亡人的小说，思考墓地和死后，字里行间，全是死亡在拍胸盘旋。

她的词，是密闭的水泥房间，结实的是这心屋硬冷的厚壁，反复咀嚼的思辨，是它高远的哲学屋顶，她在纸上奋笔疾书，这心关着门——她的表述完全是向内的自语，是一个捶着心墙的拳头，那伤和痛，都是她的手。与心。隔墙闻声痛心的我，甚至无法去评论这书，因为这悲伤，不是为了让人关注和安慰，它不是BBS上一个敞开的课题，也不是综艺节目，明星对台下喊话，请嘉宾同台演出。这悲恸，已经完成了它自己，它不邀请围观和对话。

她一直写……密闭的哀恸生育出美丽的言辞，一旦被文字分娩出，这哀恸就抵岸了。独处，是对悲伤最深的慰藉。表达是一种自我救赎。而作为读者，也只能在家人散去、关上门的小房间里，旋亮一盏小灯，像雨滴渗入泥土一样，去吸纳这些文字。时间和空间，从来就不是匀质的切割，我追随着那些放慢脚步的文字，像步入地下一样，从现实时空，进入了作者丧偶之后的时间质

生命中必须关起门的时刻

黎戈

地之中。死亡，被倾诉和接收了，我以不在场的形式陪伴她。

生命中那些必须关门的时刻啊。

每天早起工作，看看窗外，太阳正在跃过山头，这一刻，我总是像打开一本书一样，对生活充满了期待。收工时，看朋友圈，跑步的已经打卡，画画的赶上上班前正在上色，写字的刚贴出来给大家评点，这种积极勃发的精神质地，真是我的朋友啊，大家都专注做事，并没有刻意互动，按自己的路线前行，然后一抬头，那个朋友也在不远处——我一直觉得，所谓知心，并不是时时以语言或动作同步，像装饰图案那样机械的对称，而是以生动却无意的存在，去呼应彼此。一旦某人和我们建立情感关系，它就意味着某种内化的陪伴。

谷川俊太郎写过一首诗：这份孤独/不想被任何人打扰/午后，独自在森林中我这么想/想起了几张/支撑这一时刻的面孔/现在不愿他们在这儿/但愿他们一直在那儿/只要在那儿就行/我想要相信他们会在那儿

我渴望你们的存在，但是，是“在那儿”，不是“在这儿”。“原来你也在这里”，其实是：“原来你还在

那儿。”

生命中那些必须关门的时刻啊。

我最爱的人之一，我妈妈，是一个非常擅长“关门”的人，她对我的爱时常用这个动作承载。那几年孩子小，时不时冲进房间，打断我的工作思绪，我爸耳背，电视声音开得巨大，我被干扰得身心俱疲、烦躁不堪，整个人无法集中注意力，生命都像被撕成了碎片。每到这个时候，我妈就会不发一言地把孩子带走，帮我关好门，默默地做完家务，让我专心做事，即使没有一句问答，她也知道我最需要什么。

一个人，关起门来，去写。写作要动用什么呢？

眼，作者必须勤练眼力，观察生活，探究细节，话说我正想去买个望远镜，这样我就会看见树木和鸟儿们的细微表情变化，生命的生动流转，那一定很能提升我的视野像素，获取更多的生命讯息，望远镜是个隐喻，可以理解为长于观察的好眼力；手，大量的练笔，使抓词更加敏捷和准确，让每个灵感的拍翅，最终能栖居在尺寸契合的词语之窝巢；脑，看哲学书，加强逻辑训练，练就迥异的思考力，给文章一个坚实的哲学脚

架，让文章的承重力加大，负载更多思考，更深刻。也许，还有勇气，写作是一腔孤勇的探险，每个作者都必须独自面对表达的尽头，不停地厉声呵斥自己：“不许软弱！”用词语凿开冰川绝壁，再向前一步，哪怕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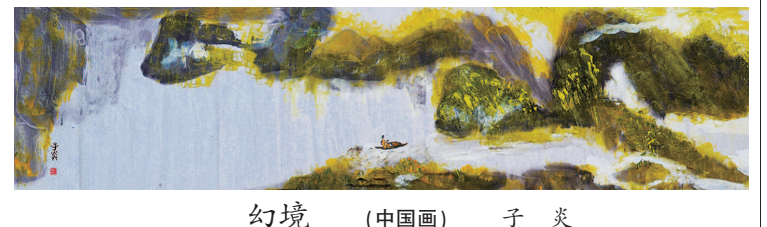
但是，最重要的，仍然是“心”。一篇文章是流于技术，还是富有灵魂感，也就是动人，就是看它有没有“心”。眼、手、脑都可以天天练习，但心，必须等待它无意的降临。好文章之所以是件无法期待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心，与其说是由我操控，莫若说：我是在它的宇宙里被抛来抛去，往返于瞬间变幻的悲喜之中。说起来，我是它手心的骰子才对。而写作之所以迷人，也恰恰是因为权力被拱手相让给更高的、无法捉摸的宇宙意志。

一个人，关起门来，常常就来敲门了——关起门，让身心沉入深处，心，从语言的喧嚣之中，走向浅滩，被往事翻起的淤泥缠足，心潮浑浊，再慢慢步入深海，一轮新月照亮了海面，鸥鸟在振翅，泥浆渐渐沉淀，心开始澄明起来……这时，好的眼力，看见了心。敏捷的手，挽留住心。缜密的脑，给心铺出大路，而勇气，照亮了心路的路标，最后，语言追上了心，将心一一道出。

生命中那些必须关门的时刻啊。

小时候，我没写完的日记，我妈看见了就帮我收好，不会看一句。这也是一种“关门”。这“关门”的动作里，包含着信任、尊重与自由，而这些都是“爱”最重要的构成因素——这个家风一直保持至今，我们家常常是三个人各自关起门，都不知对方在干吗，也懒得管。有次，听闻一个小孩的房间被父母装了监控器，二十四小时处于监视之中，我女儿露出惊恐的神色，这个还是家吗？这是“监狱”吧，一个无法关起心门自由独处的地方。

生命中那些必须关起门来的时刻啊。



幻境 (中国画) 子炎

相声名人来我家

曹焕龙

日前在媒体上看到姜昆先生“石库门里说相声，拆了床还差点掀了房”的一段经历。我作为在场的参与者，回想起四十多年前发生的事，记忆犹新。

我家以前住在上海典型的石库门房子，大门口有条不足三百米的弹硌路。那年夏天，我哥邀请北京的好友，也是他在黑龙江军垦农场一起劳作的战友姜昆和他的搭档李文华老师来我家做客。姜昆当时已经在相声界小有名气，他们的代表作《如此照相》等作品深受人民群众喜爱。

那天他们走进石库门，经过逼仄的过道拾阶而上。这楼梯对我这种从小生活于此的人早就习以为常，姜昆他们能摸着上楼也算亲身体验了一下石库门人家的市井生活吧。

我母亲一向热情好客。听说姜昆他们要来别

提有多高兴。虽然她不会做饭，但还是问隔壁邻里借了大台面，勉强强烧了一桌“本帮菜”。当时母亲生怕饭菜不合北方人的胃口，但意外的是姜昆他们吃了连连称赞“好吃！”我自知母亲做菜的手艺，不过是上海家庭主妇一般水准而已，根本谈不上色香味俱全有多好吃。我想也许姜昆他们出于职业习惯，喜欢“戏说”好话，让人乐开花。

姜昆他们来我家的消息，很快在附近邻里之间传开了。大家迫不及待地聚在我家门口，等到晚饭一结束，一下子冲进来。里三层外三层把家里围得水泄不通。我父亲不得不把床床给拆了。“姜昆，来一个！”“姜昆，来一个！”叫喊声、鼓掌声连成一片。

看到上海石库门里有那么多热情的观众，姜昆和李文华老师十分开心，兴致大发，当即表演了拿手好戏《诗歌与爱情》以及新创作的《爱的挫折》等作品，欢乐的笑声和掌声久久不息。姜昆在回忆中写到“差点掀房”。房没掀，但我当时真的很担心我家的

地板被踏穿，毕竟是石库门老房子，哪能承受得了这么多的男男女女啊！”姜昆，再来一个！”邻里们迟迟不肯离去……

夜幕降临，人去楼空。那晚，我母亲脸上红光满面，愉悦的笑容让我记忆至今。

我第一次见到陈伯老时，还是高二的学生。那是在作协小礼堂，沪港儿童文学研讨会上，陈伯老听了我为小读者、年轻的习作者的发言，特地在茶歇时请李楚城老师陪着走到我座位前，亲切询问我的学习、写作情况，后来他还专门请少儿社的编辑老师找出我的作品说很有兴趣读一读。

第二年，也就是1993年高二时，我获得了第12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这是我第一次获得专业的儿童文学奖项(之前都是少年作文类的征文或竞赛获奖)，备受鼓舞。而且，获奖作品并非发表在上海的儿童文学类杂志上，而是刊登在武汉的一本文学刊物上。后来听评委会说，陈伯老提出，评奖就是要评作品的质量，和作者是谁，来自哪里，作品发表在哪里，都没有关系。

更让我惊喜的是，获奖后陈伯老还邀请我去他家做客，非常耐心地听一个幼稚的中学生有点刹不住车地漫谈校园生活。现在想来，在瑞金路老房子温暖灯光下，慈眉善目的陈伯老和夫人，一对安静的倾听者，太像《窗边的小豆豆》里的小林校长和夫人了。陈伯老那句“我很愿意听你多讲讲”，还有他在昏暗的路灯下一直目送我离开，挥手再挥手，此情此景，都深深印刻在我心头。

后来我的童话《霍去病的马》，长篇小说

《e班e女孩》又分别于1999年(第18届)和2003年(第20届)获得过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的优秀作品奖。我还于2011年陈奖30周年之际，以一篇不足万字的短篇小说《玫瑰方》获得了第24届大奖。我深深感恩陈伯老和基金会、评委会各位前辈对我的爱护、提携和鞭策。陈奖是我在文学创作路上，也是人生路上的一盏引路明灯，我也一直记得那个畅谈的夜晚，陈伯老也向一个中学生吐露心声，他说起自己当年怎么艰苦求学，又怎么拿出全部的积蓄创设奖项，我一直记得他的叮嘱：要为孩子们多写写，年轻人永远是希望。

2019年和2021年，我又很荣幸成为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终审评委，这份工作对于我来说，是和大奖一样沉甸甸的，是荣誉更是使命。因为我想起了陈伯老和评委会前辈们当年是怎样公正地评判作品本身的，我自己的写作热忱是怎样被第一个陈奖点燃的，我更想起了陈伯老的那句“年轻人永远是希望”的鼓励。在两届终审中，我发现中外评委

30多年前，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来到华东师范大学校园，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踏入大学校园。彼时正值高考落榜，看到那些意气风发的大学生，感到大学校园是那么新奇和陌生，同时也泛出几分淡淡的羡慕和落寂。

不曾料到30多年后，我搬到了离华师大只有一墙之隔的新居，每天上班都从华师大校园穿过。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自己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毛头小伙，当年剧烈波动的心也早就变得平静。但奇怪的是，每次踏进校园总会有一种新奇与陌生，即便对华师大的一树一枝、一草一木慢慢熟悉以后，这种感觉也从未离去。

当然，对华师大校园，印象最深、感觉最奇妙的，还是横卧在校园的丽娃河。

第一次从丽娃河边走过，是在搬到新居后，一个夏季雨后的傍晚。从中山北路大门进入校园，然后从枣阳路后门出来，再走上几步路就到家了。但由于对校园路线不熟悉，绕了半个多小时也没走出校园。上班忙了一天，正是最疲惫之时，迷失方向徘徊在校园，不免有点沮丧。正在这时，见丽娃河畔有一个露天酒吧，索性走过去要了一杯啤酒，又饿又渴的我，三口两口便让杯子见底了。

此时正是华灯初上之时，岸边的灯光映照在丽娃河，微风拂过，波光粼粼，偶尔传来的蛙声让傍晚宁静的丽娃河顿时生机盎然。酒吧上空，就我一人；酒杯空空，不免失落。还好，河边各种肤色的学子穿着学位服，摆弄着各种姿势拍照，让丽娃河有了几分不一样的喜庆氛围。

秋天的丽娃河最是别致。夏天迟迟不肯离去，即便到了仲秋，人们依然只穿着短袖。微风拂过，一阵沁人肺腑的桂花香气，告诉人们已是秋天了。但此时树叶依然翠绿，丽娃河边虽然没了蛙声，却多了秋虫啾啾，当然叫得最多的还是蟋蟀。丽娃河倒映的蓝天白云，似乎沸腾了一般，或上下翻滚，或飘忽四溢。

上海的秋天总是很短暂，不经意间就会翻过。不过无需感叹或遗憾，你以为会轻轻翻过的那一瞬间，却是最有意境的深秋。深秋的丽娃河，水草正肥，几只不知名的小鸟歇息其上；岸边耸立的泛红的水杉，依然旁若无人地昂着头。

冬天的丽娃河最为安静。早晨穿过校园来到丽娃河边，河面平静如镜，薄雾弥漫，宛如仙境。丽娃河倒映在河面，纹丝不动，看久了竟然不觉谁是真的丽娃河，谁是水中倒映的丽娃河？华师大本是一所人文气息很浓的大学，文气氤氲也就成了华师大的一大特征。不过，因为有了丽娃河，倒是多了几分霸气。从丽娃河的南端看去，犹如彩虹飞架，这大概也是丽娃河名字的来历。丽娃河是丽娃河上最大的一座桥，是通往河西的咽喉。不宽的丽娃河很难会车，所以每天早上总能看到保安充当红绿灯的角色，指挥来往车辆通过，这让丽娃河更增添了几分霸气。丽娃河上有六七座桥，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在华师大校园，要开车到对面，只能通过丽娃桥。

春天的丽娃河自然最有生气。沉寂了一冬天的丽娃河，一改低调的沉默，春风吹拂，河水也发出欢快的吟唱。但最先带来春天信息的，还是岸边随风摇曳的垂柳，枝条上米粒大的叶芽上，包裹着一层白色的茸毛，轻风吹过，茸毛渐渐褪去，叶芽舒展之时，春天也就到来了。

都说丽娃河是一条流淌着爱的河流，但往日的传说，无论是彼得罗维奇的粗暴，还是丽娃的痴情，总让人有几分伤感与唏嘘。只有到了春天，各种各样的花朵渐渐盛开，春色萌动的男女学子，或是牵着手漫步在河边林荫道上，或是忘情相拥在背着灯光的暗处，让爱的传奇得到续写。

爱情总会让人有一种甜蜜的感觉。前几天参加一个婚礼，小两口都毕业于华师大，新郎出国留学后回上海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还是上海彩虹室内乐团的合唱团成员；新娘是一位身材高挑、性格开朗的女孩。经过八年的爱情长跑，终于修成正果。新郎在婚礼上唱起“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她的对谈……”，新娘随之起舞，这份浪漫感动的现场每一位嘉宾，似乎丽娃河的爱流淌到每个人的心田。

很多人感叹离开校园后便不再拥有激情、自由、浪漫和唯美，因此，偶尔一次感触便有了恍若隔世的感慨。其实，爱一直在延续，有如丽娃河从未断流的河水。

忘记·得到

郭丹东

同事小刘最近总是忘带东西，她家住在25楼，走到停车场再返回家取东西，来回二十几分钟，对此她烦不胜烦。

昨天上午，她有重要公务，竟然忘带手机！她无奈地说：“出门前检查得很细致，因为要去签合同，合同、笔、备用资料、电脑，一样不能少；还要戴口罩、帽子、口红、饭卡

痛的事，不能忘却，记忆成了痛苦的根源。英语“forget”的意思是“忘记”，由两个单词组成，“for”的意思是“为了”，“get”的意思是“得到”，合在一起直译竟然是“为了得到”。

人生像河流，抓太紧，什么也抓不住；轻轻捧起，才能品尝到甘甜。有了遗忘，丢弃悲伤，会发现生活的美妙。

等，几十样东西，根本记不住。”

小刘的“忘记”是不够用心造成的，但生活中有些忘记是需要去学，甚至迫使自己去忘记。人生一世，有喜有悲，很多悲

都非常注重发现新人的闪光点，有时候我们花几十分钟讨论的是：这部年轻的作品可能还够不上获奖，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这位创作者，可以在评奖揭晓后和他聊聊他的优势、兴趣和如何突破。

2020年，我还受到年度作家大奖得主，美籍华裔绘本大师杨志成先生的委托，为领奖并代读他的获奖感言。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望的他，一点没有提到自己的成就，而是以一片赤诚之心分享了他的人生感悟，他特别强调说，“也许我的分享能对刚起步的新进创作者有些益处”。

我读着杨先生的肺腑之言，想到陈伯老对自己的关爱，想到这么多年与陈奖的缘分，眼眶都湿润了。

一个纯粹的文学奖项，能坚持40年而根深叶茂、硕果累累，支撑它的、滋养它的，是一种坚定的信仰，一种无私的大爱，一种温暖的传承。那就是：一代代人为孩子们捧出最好的作品，让我们的世界一点点更美好。

有一种温暖叫传承

张弘

张弘

一个畅谈的夜晚，陈伯老也向一个中学生吐露心声，他说起自己当年怎么艰苦求学，又怎么拿出全部的积蓄创设奖项，我一直记得他的叮嘱：要为孩子们多写写，年轻人永远是希望。

2019年和2021年，我又很荣幸成为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终审评委，这份工作对于我来说，是和大奖一样沉甸甸的，是荣誉更是使命。因为我想起了陈伯老和评委会前辈们当年是怎样公正地评判作品本身的，我自己的写作热忱是怎样被第一个陈奖点燃的，我更想起了陈伯老的那句“年轻人永远是希望”的鼓励。在两届终审中，我发现中外评委

十日谈

为小孩子写大文学

《特别深远的缘分》。明日请看本栏。

责编：刘芳

